

纪念熊十力先生诞生一百周年 学术讨论会综述

李维武

熊十力(1885—1968年)先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哲学家。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在熊先生故乡湖北黄州,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湖北省政协学会、黄冈地区行署和黄冈县人民政府联合举行了“纪念熊十力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及美国、加拿大、苏联、日本的专家学者,熊先生的生前友好、学生及亲属,共一百多人出席了讨论会。海内外学者济济一堂,缅怀先哲,共研斯文,对熊先生其人其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熊先生的一生,是坚持爱国民主、孜孜追求真理的一生。本世纪初,熊先生就投身反清民主革命,曾参加辛亥革命与护法之役。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后,熊先生转入从事哲学研究,思考“中国何由停滞不进”、“革命终无善果”的历史原因与思想教训,对五四运动后中国近代哲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熊先生在他的半个世纪的哲学活动中,融合中、印、西哲学,自创“新唯识论”哲学体系,内容深邃,论证严密,卓然成一家之言,对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熊十力哲学是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园中的一株奇葩。

与会学者侧重环绕以下几个问题,对熊十力哲学进行剖判,各抒己见,多有论列:

(一)关于熊十力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熊十力先生在他的漫长哲学生涯中,曾出入佛儒,几经转变,其哲学体系具有浓烈深重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因此,熊十力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成为与会学者关注的中心。

一些学者认为,熊十力是“现代新儒家”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现代中国倡导、发挥儒家哲学最有创见、最有影响力者。熊先生一生治学所走的道路,就是宋明道学家们所走的道路。他虽然比宋明诸儒更能吸取佛教哲学精华,但在根源上却认同儒家,积极开创了一个以儒家思想为宗的哲学网络。有的学者还进一步提出“现代新儒家”的六条标准:第一,能够掌握儒家哲学体系及源流,决不闭关自守,反能推陈出新;第二,能够体认儒家哲学的智慧与精神,并能力行实践;第三,能够发挥知解与分析的理性,在逻辑论证上思辨无碍,在观念建构上清晰明白;第四,能够面对现代人的知识、意识与行为等问题提出解释与解决之道;第五,能够把儒家哲学与其他中、印、西哲学体系深入比较,加以借鉴;第六,能够融合诸家之说,为儒家哲学开辟新天地。综观五四以来哲学发展,唯有熊先生最为符合以上标准。熊先生为现代中国哲学提供了一个深厚有力的本体论与方法学的模型,对后来阐扬儒家哲学的学者有明显的影。

一些学者则不同意把熊十力简单地归结为“现代新儒家”。有的学者指出,当熊先生进入哲学界时,正值西化狂潮与复古逆流相反相因、交相激荡。但熊先生并没有随波逐流,而是自循中国哲学启蒙的特殊道路上求索。他治学立言的根本特点,是不囿陈说,力破门户,兼综博采,自立权衡。他在《新唯识论》中曾明确自称:“吾唯以真理为归,本不拘家派,……亦佛亦儒,非佛非儒,吾亦只是吾而已矣。”这说明,对于熊十力哲学难于用某种固有的学派范式去加以评定。如诋斥其乖违佛理,或赞美其不坠儒宗,似皆言之有理而与熊氏思想全貌实不相应。还有学者指出,熊十力尖锐批判了传统儒学,否定了盲目尊孔崇

孔，他哲学中的孔子，实际上是身装中山装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的形象。

（二）关于熊十力思想的重心和特点

熊十力哲学体系博大精深，其重心、其特点何在呢？这也是与会学者努力探求的问题。

有的学者认为，熊十力“新唯识论”哲学体系以探究本体为“玄极”，其思想重心在于阐发本体论。

有的学者则认为，熊十力哲学以“体用不二”为纲领，把本体论、宇宙论、人生论、认识论等熔冶于一炉。最令人叹服者，即熊先生体系中一以贯之的辩证法思想。借《周易》原理以阐发辩证法思想，尤为熊先生晚年的重要哲学贡献。

还有学者认为，熊十力哲学实质上讲的是人的哲学，是一种对人的自我认识、自我完善的反思，是一种对人的地位、人的价值、人的发展的探讨。熊先生对本体论、道德论、认识论的系统阐发，始终都环绕着人的问题。他通过对心物关系及本体论的探讨，力图揭示人类文化史与自然发展史的辩证联结，肯定了人在宇宙中的能动作用与主导地位。在道德论、认识论中，他又强调人的自我完善，高扬人的认识主体性，肯定人类进步的客观必然性。

也有学者认为，熊先生讲学的中心，无非要人们认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熊十力哲学的核心问题，与其说它讲的是哲学问题，不如说它讲的是文化问题，是传统文化的前途、出路问题。

（三）关于熊十力哲学的性质

熊十力《新唯识论》首章《明宗》即明确宣称：“实体非是离自心外在境界”，“体万物而不遗者，即唯此心”。贺麟《当代中国哲学》指出，熊十力哲学“为陆、王心学之精微化系统化最独创之集大成者”。与会学者亦多认为熊十力哲学属于主观唯心主义。

但也有学者不同意把熊十力哲学判为主观唯心主义，指出熊十力有“本心无对，先形气而自存”之论，认为本心即本体，可以超越形气，不依赖任何条件而独立存在。这个本心已不是主观精神，而是一种“绝对精神”，如熊氏所说的“宇宙的心”或“宇宙大生命”。因此，熊十力哲学固然有某些主观唯心主义色彩，但从熊先生的一贯思想来看，仍是客观唯心主义的性质。

还有学者认为，熊十力的宇宙观或世界观不是唯心论，也不是唯物论。在熊先生看来，体用不二，本体与现象不二，真实与变异不二，绝对与相对不二，心与物不二，质与力不二，天与人不二，一与多不二，宇宙万物在变化中，无一物不向前进步，无一物不日新月异，这就是宇宙的总规律。

（四）关于熊十力哲学的阶级基础

与会学者一般都认为熊十力先生是中国资产阶级哲学家，但在具体评价上，却有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看法是，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是中国资产阶级哲学走向没落时期斜逸而出的一个独具特色的分枝，反映了一部分不满于现实、而又远离实际政治斗争、落后于时代发展、看不到前途所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它描绘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条灰色的色带，这在政治上表现为寄思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大同空想；在哲学上则表现为在吹胀的主观精神下掩藏着深深的幻灭感，最终导入了相对主义和神秘主义。

另一种看法是，熊十力哲学是处于上升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升华物。熊先生是作为辛亥革命失败的痛苦中觉醒的一员，试图以自己的哲学创造对曾经参加而已成过去的辛亥革命回过头去作补课式的理论总结。这种民主革命的补课，乃是中国近代史留给人们长期咀嚼的重大课题，因此，熊十力哲学中跳动着时代脉搏。

（五）关于熊十力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

作为资产阶级哲学派别之一的熊十力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是与会学者所公认的。但是，熊十力哲学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呢？与会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有的学者认为，熊十力“新唯识论”与当时的实用主义、贺麟的新心学、冯友兰的新理学等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哲学相呼应，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面。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从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找到谋求自身解放的现实道路时，熊十力却抱着法相唯识学的唯心主义不放，推崇儒家的“反本求心”，诱导人们脱离现实斗争，这在客观上起了消极作用。（下转第73页）

注解:

①④⑧⑩⑫⑭⑯⑰⑱⑲⑳㉑㉒ 《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第576、512、455、12、575、576、147页。

②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④ 恩格斯:《反杜林论》。

⑤ 陈独秀:《通信·答曾毅》,载1917年《新青年》3卷2号。

⑦⑲㉔ 《鲁迅全集》第6卷,第20、417、344页。

⑧ 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

⑨ 列宁:《皮梯利姆·索洛金的宝贵自供》。

⑩ 《鲁迅全集》第2卷,第264页。

⑪ 《汉文学史纲要·第三篇》。

⑫ 《鲁迅全集》第3卷,第129页。

⑬ 《鲁迅全集》第1卷,第284页。

⑭ 宋·周敦颐:《周濂溪集·通书》。

⑮⑯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⑰ 陈独秀:《通信·答胡适之》,载1917年《新青年》3卷3号。

⑱ 周作人:《人的文学》。

㉑ 《鲁迅全集》第11卷,第47页。

㉒ 《汉文学史纲要·第四篇》。

㉓ 《汉文学史纲要·第三篇》。

㉔ 《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

㉕ 《鲁迅全集》第5卷,第296页。

㉖ 《书信·致钱玄同》。

㉗ 许广平:《欣慰的纪念》。

㉘ 《鲁迅全集》第8卷,第376页。

㉙ 别林斯基:《一八四三年的俄国文学》。

(上接第56页)

有的学者则认为,如果从哲学路线上看,熊十力哲学的主观唯心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无疑分属两条不同的、对立的哲学路线。在这层意义上,可以说熊十力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但如果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民主与科学的传统上看,熊十力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非截然对立,水火不容。熊十力区分哲学与科学,强调发展科学的重要意义;同时又倡“天下为公”、“天下一家”,坚持民主主义。在这层意义上,他的思想又与马克思主义有某种一致之处。

还有学者认为,五四以后,建国之前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并不是只有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非此即彼”的对立两极,它们之间还有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辛亥革命以前,中国资产阶级哲学并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体系,只是到了三四十年代,才有了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等贞元之际之作、金岳霖的《论道》、贺麟的《近代唯心论简释》等等体系。他们的哲学思想产生于近现代中、西、印文化相互交融的文化氛围之中,反映了希望贞下起元、民族复兴的社会心理。他们在理论思维上为我们民族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以及难于避免的某些局限,他们把外来文化、外来哲学中国化的可贵尝试,值得有志于建树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人们所借鉴。

尽管与会学者在熊十力哲学的具体评价问题上见仁见智,各有心得,但都认为,熊十力哲学同梁漱溟哲学、冯友兰哲学、贺麟哲学、金岳霖哲学一样,都是中国近代哲学史、思想史与文化史上值得珍视、亟待研究的哲学资料。这次学术讨论会的举行和熊十力哲学研究的展开,对于进一步开拓五四以后近现代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进一步肃清这一领域中左的遗毒,具有重要的意义。